四庫全書

史部

宋書卷十七

梁　沈約　撰

志第七

禮四

宋文帝元嘉三年五月庚午以誅徐羨之等讎恥已雪幣告太廟

元嘉三年十二月甲寅西征謝晦告太廟太社晦平車

駕旋軫又告

元嘉六年七月太學博士徐道娛上議曰伏見太廟烝嘗儀注皇帝行事畢出便坐三公已上獻太祝送神于門然後至尊還拜百官贊拜乃退謹尋清廟之道所以肅安神也禮曰廟者貌也神靈所馮依也事亡如存若常在也既不應有送神之文自陳豆薦俎車駕至止竝弗奉迎夫不迎而送送而後辭闇短之情實用未達按時人私祠誠皆迎送由於無廟庶感降來格因心立意

非王者之禮也儀禮雖太祝迎尸于門此乃延尸之儀豈是敬神之典恐於禮有疑謹以議上有司奏下禮官詳判博士江邃議在始不逆明在廟也卒事而送節孝思也若不送而辭是舍親也辭而後送是遣神也故孝子不忍違其親又不忍遣神是以祝史送神以成烝嘗之義博士賀道期議樂以迎來哀以送往祭統迎牲而不迎尸詩云鍾鼓送尸鄭云尸神象也與今儀注不迎而後送若合符契博士荀萬秋議古之事尸與今之事

神其義一也周禮尸出送于廟門拜尸不顧詩云鐘鼓送尸則送神之義其來久矣記曰迎牲而不迎尸别嫌也尸在門外則疑於臣入廟中則全於君君在門外則疑於君入廟則全於臣是故不出者明君臣之義遼等三人謂舊儀為是唯博士陳珉同道娱議參詳遼等議雖未盡然皆依擬經禮道娱珉所據難從今衆議不一宜遵舊體詔可

元嘉六年九月太學博士徐道娱上議曰祠部下十月

三日殷祠十二日烝祀謹按禘祫之禮三年一五年再
公羊所謂五年再殷祭也在四時之間周禮所謂凡四
時之間禮也蓋歴歲節月無定天子諸侯先後弗同禮
稱天子祫嘗諸侯烝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鄭注天子
先祫然後時祭諸侯先時祭然後祫有田者既祭又薦
新祭以首時薦以仲月然則大祭四祀其月各異天子
以孟月殷仲月烝諸侯孟月嘗仲月祫也春秋僖公八
年秋七月禘文公二年八月大事于太廟穀梁傳曰著

祫嘗也昭公十五年二月有事于武宮左傳曰禮也又周禮仲冬享烝月令季秋嘗稻晉春烝曲沃齊十月嘗太公此竝孟仲區別不共之明文矣凡祭必先卜日用丁巳如不從進卜遠日卜未吉豈容二事推期而往理尤可知尋殷烝祀重祭薦禮輕輕尚異月重寧反同且祭不欲數數則瀆今隅旬頻享恐於禮爲煩自經緯墳誥都無一月兩獻先儒舊說皆云殊朔晉代相承未審其原國事之重莫大乎祀愚管膚淺竊以惟疑請詳告

下議寢不報

元嘉七年四月乙丑有司奏曰禮喪服傳云有死於宮中者則為之三月不舉祭今禮祀既戒而掖庭有故下太常依禮詳正太學博士江邃袁朗徐道娛陳珉等議參互不同殿中曹郎中領祠部謝元議以為遵依禮傳使有司行事於義為安輒重參詳宗廟敬重饗祀精明雖聖情罔極必在親奉然苟曰有疑則情以禮屈無所稱述於義有據請聽如元所上詔可

元嘉十年十二月癸酉太祝令徐閏刺署典宗廟社稷祠祀薦五牲牛羊豕雞竝用雄其一種市買由來送雌竊聞周景王時賔起見雄雞自斷其尾曰雞憚犧不祥今何以用雌求下禮官詳正勒大學依禮詳據博士徐道娛等議稱案禮孟春之月是月也犧牲無用牝如此是春月不用雌爾秋冬無禁雄雞斷尾自可是春月太常丞司馬操議尋月令孟春命祀山林川澤犧牲無用牝若如學議春祠三牲以下便應一時俱改以從月令

何以偏在一雞重更勒太學議荅博士徐道娱等又議稱凡宗祀牲牝不一前惟月令不用牝者蓋明在春必雄秋冬可雌非以山林同宗廟也四牲不改在雞偏異相承來久義或有由誠非末學所能詳究求詳議告報如所稱令參詳閏所稱粗有證據宜如所上自今改用

雄雞

孝武帝孝建三年五月丁巳詔以第四皇子出紹江夏王太子叡爲後有司奏皇子出後檢未有告廟先例輙

勅二學禮官議正應告與不告者爲告幾室太學博士
傅休議禮無皇子出後告廟明文晉太康四年封北海
王寔紹廣漢殤王後告于太廟漢初帝各異廟故告不
必同自漢明帝以來乃共堂各室魏晉依之今既共堂
若獨告一室而闕諸室則于情未安太常丞庾亮之議
案禮大事則告祖禰小事則特告禰今皇子出嗣宜告
禰廟祠部朱膺之議以爲有事告廟蓋國之常典今皇
子出紹事非常均愚以爲宜告賀循云古禮異廟唯謁

一室是也既皆共廟而闕於諸帝於情未安謂循言為允宜在皆告兼右丞殿中郎徐爰議以為國之大事必告祖禰皇子出嗣不得謂小昔第五皇子承統廬陵備告七廟參議以爰議為允詔可

大明元年六月巳卯朔詔以前太子步兵校尉祇男歆紹南豐王朗有司奏朗先嗣營陽告廟臨軒檢繼體為舊不告廟臨軒下禮官議正太學博士王爕之議南豐昔别開土宇以紹營陽義同始封故有臨軒告廟之禮

今歆奉詔出嗣則成繼體先爵猶存事是傳襲不應告廟臨軒祠部郎朱膺之議南豐王嗣爵封已絶聖恩垂矜特詔繼茅土復申義同始封為之告廟臨軒殿中郎徐爰議營陽繼體皇基身亡封絶恩詔追封錫以一城既始啓建茅土故宜臨軒告廟今歆繼後南豐彼此俱為列國長沙南豐自應各告其祖豈關太廟事非始封不合臨軒同博士王燮之議參詳爰議為允詔可

大明三年六月乙丑有司奏來七月十五日嘗祠太廟

章皇太后廟輿駕親奉而乘輿辭廟親戎太子合親祠
與不且今月二十四日第八皇女夭槃禮宫中有故三
月不舉祭皇太子入住上宫於事有疑下禮官議正太
學博士司馬興之議竊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皇太子
有撫軍之道而無專御之義戎既如之祀亦宜然案祭
統夫祭之道孫為王父尸又云祭有昭穆所以別父子
太子監國雖不攝至於宗廟則昭穆實存謂事不可亂
又云有故則使人准此二三太子無奉祀之道又皇女

夭札則實同宮一體之哀理不得異設令得祀令猶無
親奉之義博士郁議案春秋太子奉社稷之粢盛長子
主器出可守宗廟以為祭主易象明文監國之重居然
親祭皇女夭札時既同宮三月廢祭於禮宜停二議不
同尚書參議宜以郁議為允詔可
大明三年十一月乙丑朔有司奏四時廟祠吉日已定
遇雨及舉哀舊停親奉以有司行事先下使禮官博議
於禮為得遷日與不博士江長議禮記祭統君之祭也

有故則使人而君不失其儀鄭玄云君雖不親祭禮無闕君德不損愚以為有故則必使人者明無遷移之文苟有司充事謂不宜改日太常丞陸澄議案周禮宗伯之職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鄭君曰王有故行其祭事也臣以為此謂在致齊祭事盡備神不可瀆齊不可久而王有他故則使有司攝焉晉太始七年四月世祖將親祠于太廟庚戌車駕夕牲辛亥雨有司行事此雖非人故蓋亦天破也求之古禮未乖周制案禮記孔子荅

曾子當祭而日蝕太廟火如牲至未殺則廢然則祭非無可廢之道也但權所為之輕重耳日蝕廟火變之甚者故乃牲至尚猶可廢推此而降可以理尋今散齊之内未及致齊而有輕哀甚雨日時展事可以延敬不愆義情無傷正典改擇令日夫何以疑愚謂散齊而有舉哀若雨可更遷日唯入致齊及日月逼晚者乃使有司行事耳又前代司空顧和啓南郊車駕已出遇雨宜遷日更郊事見施用郊之與廟其敬可均至日猶遷况散

齊邪殿中郎殷淡議曾子問曰蝕太廟火牲未殺則廢
縱有故則使人清廟敬重郊禋禮大故廟焚日蝕許以
可遷輕哀微故事不合改是以鼷鼠食牛改卜非禮晉
世祖有司行事顧司空之改郊月既不見其當時之宜
此不足為准愚謂日蝕廟火天譴之變廼可遷日至於
舉哀小故不宜改辰衆議不同參議既有理據且晉氏
遷郊宋初遷祠竝有成准謂孟月散齊之中遇雨及舉
輕哀宜擇吉更遷無定限數唯入致齊及侵仲月節者

使有司行事詔可

大明五年十月甲寅有司奏今月八日烝祠二廟公卿行事有皇太子獻妃服前太常丞庾蔚之議禮所以有喪廢祭由祭必有樂皇太子以元嫡之重故主上服妃不以尊降既正服大功愚謂不應祭有故三公行事是得祭之辰非今之比卿卒猶不繹况於太子妃乎博士司馬興之議夫緦則不祭禮之大經卿卒不繹春秋明義又尋魏代平原公主薨高堂隆議不應三月廢祠而

猶云殯葬之間權廢事改吉苾蠲享祠尋此語意非使有司此無服之喪尚以未葬為廢況皇太子妃及大功未祔者邪上尋禮文下准前代不得烝祠領軍長史周景遠議案禮緦不祭大功廢祠理不俟言今皇太子故妃既未山塋未從權制則應依禮廢烝嘗至尊以大功之服於禮不得親奉非有故之謂亦不使公卿行事右丞徐爰議以為禮緦不祭蓋惟通議大夫以尊貴降絶及其有服不容復與祭統云君有故使人可者謂於禮

應祭君不得齊祭不可闕故使臣下攝奉不謂君不應祭有司行事也晉咸寧四年景獻皇后崩晉武帝伯母宗廟廢一時之祀雖名號尊崇粗可依准今太子妃至尊正服大功非有故之比既未山塋謂烝祠宜廢尋蔚之等議指歸不殊闕烝為允過卒哭祔廟一依常典詔可

大明七年二月丙辰有司奏鑾輿巡蒐江左講武校獵獲肉先薦太廟章太后廟并設醢酒公卿行事及獻妃

陰室室長行事太學博士虞龢議檢周禮四時講武獻牲各有所施振旅春蒐則以祭社茇舍夏苗則以享初治兵秋獮則以祀方大閱冬狩則以享烝案漢祭祀志唯立秋之日白郊事畢始揚威武名曰貙劉乘輿入囿躬執弩以射牲以鹿麑太宰令謁者各一人載獲車馳送陵廟然則春田薦廟未有先准兼太常丞庾蔚之議龢所言是蒐狩不失其時此禮久廢今時龢表晏講武教人又虔供乾豆先薦二廟禮情俱允社主土神司空

土官故祭社使司空行事太廟宜使上公參議蒐狩之禮四時異議禮有損益時代不同今既無復四方之祭三殺之儀曠廢來久禽獲牲物面傷翦毛未成禽不獻太宰令謁者擇上殺奉送先薦廟社二廟依舊以太尉行事詔可

明帝泰豫元年七月庚申有司奏七月嘗祠至尊諒闇之内為親奉與不使下禮官通議伏尋三年之制自天子達漢文愍秦餘之弊於是制為權典魏晉以來卒哭

而祔則就吉案禮記王制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鄭玄云唯不敢以卑廢尊也范宣難杜預段暢所以闕宗廟祭者皆人理所奉哀戚之情同於生者譙周祭志稱禮身有喪則不爲吉祭緦麻之喪於祖考有服者則亦不祭爲神不饗也尋宮中有故雖在無服亦廢祭三月有喪不祭如或非若三年之內必宜親奉者則應禘序昭穆而今必須免喪然後禘祫故知未祭之意當似可思起居注晉武有二喪兩朞之中竝不

自祠亦近代前事也伏惟至尊孝越姬文情深明發公服雖釋純哀内纒推訪典例則未應親奉有司祇應祭不爲曠仰思從敬竊謂爲允臣等參議甚有明證宜如所上詔可

後廢帝元徽二年十月丙寅有司奏至尊親祠太廟文皇帝太后之日孝武皇帝及昭穆太后雖親非正統而嘗經北面未詳應親執爵與不下禮官議太學博士周山文議案禮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孝武皇帝於至

尊雖親非正統而祖宗之號列于七廟愚謂親奉之日應執觴爵昭皇太后既親非禮正宜使三公行事博士顔燮等四人同山文兼太常丞韓賁議晉景帝之於世祖肅祖之於孝武皆傍尊也親執觴杓今孝武皇帝於至尊親為伯父功列祖宗奉祀之日謂宜親執按昭皇太后於主上親無名秩情則疏遠庶母在我猶子祭孫止況伯父之庶母愚謂昭后觴爵可付之有司前左丞孫緬議晉世祖宗祠顯宗烈宗肅祖竝是晉帝之伯今

朝明準而初無有司行事之禮愚謂主上親執孝武皇帝觴爵有悃情敬昭皇太后君母之貴見尊一時而與章宣二廟同饗閟宫非唯不躬奉迺宜議其毀替請且依舊三公行事詔緬議爲允

宋孝武帝孝建元年十月戊辰有司奏章皇太后廟毀置之禮二品官議者六百六十三人太傅江夏王義恭以為經籍殘僞訓傳異門諒言之者罔一故求之者尠究是以六宗之辯舛於兼儒迭毀之論亂於羣學章皇

太后誕神啓聖禮備中興慶流胙胤德光義遠宜長代崇芬奕葉垂則豈得降侔通倫反遵常典夫議者成疑寔傍紀傳知一爽二莫窮書旨按禮記不代祭爰及慈母置辭令有所施縠梁於孫止别主立祭則親執虔祀事異前志將由大君之宜其職彌重人極之貴其數特中且漢代鴻風遂登配祔晉氏明規咸留薦祀遠考史策近因闇見未應毀之於義為長所據公羊祗足堅秉安可以貴等帝王祭從士庶緣情訪制顛越滋甚謂應

同七廟六代乃毀六百三十六人同義恭不毀散騎侍郎王法施等二十七人議應毀領曹郎中周景遠重參議義恭等不毀議為允詔可

大明二年二月庚寅有司奏皇代殷祭無事於章后廟高堂隆議魏文思后依周姜嫄廟禘祫及徐邈答晉宣太后殷薦舊事使禮官議正博士孫武議按禮記祭法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墠而祭之乃為親疏多少之數是故王立七廟遠廟為祧鄭云天子遷廟之主昭穆合藏

於祧中祫乃祭之王制曰祫禘鄭云祫合也合先君之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祫三年而夏禘五年而秋祫謂之五年再殷祭又禘大祭也春秋文公二年大事于太廟傳曰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太廟傳曰合族以食序以昭穆祭統曰有事于太廟則羣昭羣穆咸在不失其倫今殷祠是合食太祖而序昭穆章太后既屈於上不列正廟若迎主入太廟既不敢配列於正序又未聞於昭穆之外别立爲位若徐邈議今

殷祠就別廟奉薦則乖禘祫大祭合食序昭穆之義邈云陰室四殤不同祫就祭此亦其義也喪服小記殤與無後從祖祔食祭法王下祭殤鄭玄云祭適殤於廟之奥謂之陰厭既從祖食於廟奥是殤有位於奥非就祭別宫之謂今章太后廟四時饗薦雖不於孫止若太廟禘祫獨祭別宫與四時烝嘗不異則非禘大祭之義又無取於祫合食之文謂不宜與太廟同殷祭之禮高堂隆答魏文思后依姜嫄廟禘祫又不辨祫之義而改祫

大饗蓋有由而然耳守文淺學懼乖禮衷博士王燮之議按禘小祫大禮無正文求之情例如有推尋祫之爲名雖在合食而祭典之重於此爲大夫以孝饗親尊愛罔極既殷薦太祖亦致盛祀於小廟譬有事於尊者可以及卑故高堂隆所謂獨以祫故而祭之也是以魏之文思晉之宣后雖並不序於太廟而猶均禘於姜嫄其意如此又徐邈所引四殤不祫就而祭之以爲别饗之例斯其證矣愚謂章皇太后廟亦宜殷薦太常丞孫緬

議以為祫祭之名義在合食守經據古孫武為詳竊尋
小廟之禮肇自近魏晉之所行足為前準高堂隆以祫
而祭有附情敬徐邈引就祭四殤以證別饗孫武據殤
祔於祖謂廟有殤位尋事雖同廟而祭非合食且七廟
同宫始自後漢禮之祭殤各祔厥祖既豫祫則必異廟
而祭愚謂章廟殷薦推此可知祠部朱膺之議閟宫之
祀高堂隆趙怡並云周人祫歲俱祫祭之魏晉二代取
則奉薦名儒達禮無相譏非不僭不忘率由舊章愚意

同王爕之孫緬議詔曰章皇太后追尊極號禮同七廟豈容獨闕殷薦隔茲盛祠閟宮遂祫既行有周魏晉從饗式範無替宜述附前典以宣情敬

明帝泰始二年正月孝武昭太后崩五月甲寅有司奏晉太元中始正太后尊號徐邈議廟制自是以來著爲通典今昭皇太后於至尊無親正特制義服祔廟之禮宜下禮官詳議博士王略太常丞虞愿議正名存義有國之徽典臣子一例史傳之明文今昭皇太后正位母

儀尊號允著祔廟之禮宜備矣則母以子貴事炳聖文
孝武之祀既百代不毁則昭后之祔無緣有虧愚謂神
主應入章后廟又宜依晉元皇帝之於愍帝安帝之於
永安后祭祀之日不親執觴爵使有司行事時太宗宣
太后已祔章太后廟長兼儀曹郎虞龢議以為春秋之
義庶母雖名同崇號而實異正嫡是以猶考別宮而公
子主其祀今昭皇太后既非所生益無親奉之理周禮
宗伯職云若王不與祭則攝位然則宜使有司行其禮

事又婦人無常秩各以夫氏為定夫亡以子為次昭皇太后即正位在前宣太后追尊在後以從序而言宜躋新禰于上參詳餘議為允詔可

泰始二年六月丁丑有司奏來七月嘗祀二廟依舊車駕親奉孝武皇帝至尊親進觴爵及拜伏又昭皇太后室應拜及祝文稱皇帝諱又皇后今月二十五日虞見於禰拜孝武皇帝昭皇太后竝無明文下禮官議正太學博士劉緄議尋晉元北面稱臣於愍帝烝嘗奉薦亦

使有司行事且凡弟不相為後著於魯史以此而推孝
武之室至尊無容親進觴爵拜伏其日親進章皇太后
廟經昭皇太后室過前議既使有司行事謂不應進拜
昭皇太后正號久定登列廟祀詳尋祝文宜稱皇帝諱
案禮婦無見兄之典昭后位居傍尊致虔之儀理不容
備孝武昭后二室牲薦宜闕太常丞虞愿議夫烝嘗之
禮事存繼嗣故傍尊雖近弟姪弗祀君道雖高臣無祭
典按晉景帝之於武帝屬居伯父武帝至祭之日猶進

觴爵今上既纂祠文皇於孝武室謂宜進拜而已觴爵使有司行事按禮過墓則軾過祀則下凡在神祇尚或致恭況昭太后母臨四海至尊親曾北面兄母有敬謂宜進拜祝文宜稱皇帝諱尋皇后廟見之禮本修虔為義今於孝武論其嫂叔則無通問之典語其尊卑亦無相見之義又皇后登御之初昭后猶正位在宮敬謁之道久已前備愚謂孝武昭太后二室並不復薦告參議以愿議為允詔可

後廢帝元徽二年十月壬寅有司奏昭太后廟毀置下禮官詳議太常丞韓賁議按君母之尊義發春秋庶後饗薦無間周典七廟承統猶親盡則毀況伯之所生而無服代祭稽之前代未見其準都令史殷匪子議昭皇太后不係於祖宗進退宜毀議者云妾祔於妾祖姑祔既必告毀不容異應告章皇太后一室按記云妾祔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易牲而祔於女君可也始章太后於昭太后論昭穆而言則非妾祖姑又非女君於義不

當伏尋昭太后名位允極昔初祔之始自上祔於趙后即安于西廟竝皆幣告諸室古者大事必告又云每事必告禮牲幣雜用檢魏晉以來互有不同元嘉十六年下禮官辨正太學博士殷靈祚議稱吉事用牲凶事用幣自兹而後吉凶為判已是一代之成典今事雖不全凶亦未近吉故宜依舊以幣徧告二廟又尋昭太后毀主無義陳列於太祖博士欲依虞主薶於廟兩階之間按階閒本以薶告幣薶虞主之所昔虞喜云依五經典

議以毀主祔於虞主瘞於廟之北牆最為可據昭太后
神主毀之瘞之後上室不可不虛置太后便應上下升
之既升之頃又應設脯醢以安神今禮官所議謬畧未
周遽毀事大請廣詳訪左僕射劉康等七人同匪子左
丞王諶重參議謂以幣徧告二廟瘞毀殷主於北牆宜
太后上室仍設脯醢以安神匪子議為允詔可
魏明帝太和三年詔曰禮王后無嗣擇建支子以繼大
宗則當纂正統而奉公義何得顧私親哉漢宣繼昭帝

後加悼考以皇號哀帝以外藩援立而董宏等稱引亡秦或誤朝議遂尊恭皇立廟京師又寵藩妾使比長信僭差無禮人神弗佑非皐師丹忠正之諫用致丁傅焚如之禍自是之後相踵行之其令公卿有司深以前代為誡後嗣萬一有由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為人後之義敢為佞邪導諛君上妄建非正之號謂考為皇稱妣為后則股肱大臣誅之無赦其書金策藏之宗廟著于令典是後高貴常道援立皆不外尊也晉愍帝建興四

年司徒梁芬議追尊之禮帝既不從而左僕射索綝等亦稱引魏制以為不可故追贈吳王為太保而已元帝大興二年有司言琅邪恭王宜稱皇考賀循議云禮典之義子不敢以已爵加其父號帝又從之二漢此典棄矣

魏明帝有愛女曰淑涉三月而夭帝痛之甚追封謚為平原懿公主葬於南陵立廟京師無前典非禮也

宋孝武帝孝建元年七月辛酉有司奏東平沖王年穉

無後唯殤服五月雖不殤君應有主祭而國是追贈又無其臣未詳毀靈立廟為當屯祔與不輒下禮官詳議太學博士臣徐宏議王既無後追贈無臣殤服既竟靈便合毀記曰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又曰士大夫不得祔於諸侯祔於祖之為士大夫者按諸侯不得祔於天子沖王則宜祔諸祖之廟為王者應祔長沙景王廟詔可

大明四年丁巳有司奏安陸國土雖建而奠酹之所未

及營立四時薦饗故祔江夏之廟宣王所生夫人當應
祠不太學博士傅郁議應廢祭右丞徐爰議按禮慈母
妾母不代祭鄭玄注以其非正故傳曰子祭孫止又云
為慈母後者為祖庶母可也注稱緣為慈母後之義父
妾無子亦可命己庶子為之後也考尋斯義父母妾之
祭不必唯子江夏宣王太子體自元宰道戚之胄遭時
不幸聖上矜悼降出皇愛嗣承徽緒光啓大蕃屬國為
祖始王夫人載育明懿則一國之正上無所厭哀敬得

申既未獲祔享江夏又不從祭安陸即事求情愚以為宜依祖母有為後之義謂合列祀于廟二議不同參議以爰議為允詔可

大明六年十月丙寅有司奏故晉陵孝王子雲未有嗣安廟後三日國臣從權制除釋朔望周忌應還臨與不祭之日誰為主太常丞庾蔚之議既葬三日國臣從權制除而釋靈筵猶存朔望及朞忌諸臣宜還臨哭變服衣帢使上卿主祭王既未有後又無三年服者朞親服

除之而國尚存㑊宜立廟為國之始祖服除之日神主暫祔食祖廟諸王不得祖天子宜祔從祖國廟還居新廟之室未有嗣之前四時饗薦常使上卿主之左丞徐爰參議以蔚之議為允詔可

大明七年正月庚子有司奏故宣貴妃加殊禮未詳應立廟與不太學博士虞龢議曲禮云天子有后有夫人檀弓云舜葬蒼梧三妃未之從昏義云后之立六宮有三夫人然則三妃即三夫人也后之有三妃猶天子之

有三公也按周禮三公八命諸侯七命三公既尊於列國諸侯三妃亦貴於庶邦夫人據春秋傳仲子非魯惠元嫡尚得考彼别宫今貴妃是秩天之崇班理應立此新廟左丞徐爰議宣貴妃既加殊命禮絶五宫考之古典顯有成據廟堂克構宜選將作大匠參詳以餘爰議為允詔可

大明七年三月戊戌有司奏新安王服宣貴妃齊衰朞十一月練十三月縞十五月禫心喪三年未詳宣貴妃

祔廟應在何時入廟之日當先有祔但入新廟而已若在大祥及禫中入廟者遇四時便祭不新安王在心制中得親奉祭不太學博士虞龢議春秋傳云祔而作主烝嘗禘於廟嘗為吉祭之名大祥及禫未得入廟應在禫除之後也新安王心喪之内若遇時節便應吉祭於廟親奉亦在無嫌祔之為言以後亡者祔於先廟也小記云諸侯不得祔於天子今貴妃爵視諸侯居然不得祔於先后又别考新宫無所宜祔且卒哭之後益無祔

理左丞徐爰議以禮有損益古今異儀雖云卒哭而祔
祔而作主時之諸侯皆禫終入廟且麻衣縓緣革服於
元嘉苫絰變除申情於皇宋況宣貴妃誕育叡蕃葬加
殊禮靈筵廬位皆主之哲王考宫𠛬祀不得闕之朝廷
謂禫除之後宜親執奠爵之禮若有故三卿行事貴妃
上厭皇姑下絶列國無所應祔參議餘議大體與爰不
異宜以爰議為允詔可
大明七年十一月癸未有司奏晉陵國刺孝王廟依廬

陵平王等國例一歲五祭二國以王三卿主祭應同有服之例與不博士顔僧道議禮記云所祭者亡服則不祭今晉陵王於衡陽小功宜依二國同廢太常丞庾蔚之議緦不祭者據主為言也晉陵雖未有嗣宜依有嗣致服依闕祭之限衡陽為族伯緦麻則應祭三月兼左丞徐爰議嗣王未立將來承脊未知疏近豈宜空計服屬以虧祭敬參議以爰議為允詔可

大明八年正月壬辰有司奏故齊敬王子羽將來立後

未詳便應作主立廟為須有後之日未立廟者為於何處祭祀游擊將軍徐爰議以為國無後於制除罷始封之君寔存承嗣皇子追贈則為始祖臣不殤君事著前準豈容虛闕烝嘗以俟有後謂立廟作主三卿主祭依舊通闕博議以爰議為允令便立廟廟成作主依晉陵王近例先暫祔廬陵考獻王廟祭竟神主即還新廟未立後之前常使國上卿主祭

禮云共工氏之霸九州其子句龍曰后土能平九土故

土以為社周以甲日祭之用日之始也社所以神地之道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教人美報焉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示本也故言報本反始烈山氏之有天下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其裔曰柱佐顓頊為稷官主農事周棄繼之法施於人故祀以為稷禮王為羣姓立社曰太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故國有二社而稷亦有二也漢魏則有官社無稷故常二社一稷也晉初仍魏無所增損至太康九年改建宗廟

而社稷壇與廟俱徙乃詔曰社實一神其并二社之禮於是車騎司馬傅咸表曰祭法二社各有其義天子尊事郊廟故冕而躬耕也者所以重孝享之粢盛致殷薦於上帝也穀梁傳曰天子親耕以供粢盛親耕謂自報自為立社者為耤而報也國以人為本人以穀為命故又為百姓立社而祈報焉事異報殊此社之所以有二也王景侯之論王社亦謂春祈耤田秋而報之也其論太社則曰王者布下圻内為百姓立之謂之太社不自

立之於京師也景侯此論據祭法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景侯解曰今之里社是也景侯解祭法則以置社為人間之社矣而别論復以太社為人間之社未曉此旨也太社天子為人而祀故稱天子社郊特牲曰天子太社必受霜露風雨夫以羣姓之衆王者通為立社故稱太社若夫置社其數不一蓋以里所為名左氏傳盟于清丘之社是也人間之社既已不稱太矣若復不立之京都當安所立乎祭法又曰王為羣姓立七祀自

為立七祀言自為者自為而祀也為羣姓者為羣姓而
祀也太社與七祀其文正等說者窮此因云墳籍但有
五祀無七祀也按祭五祀國之大祀七者小祀周禮所
云祭凡小祀則墨冕之屬也景侯解大厲曰如周杜伯
鬼有所歸乃不為厲今云無二社者稱景侯祭法不謂
無二則曰口傳無其文也夫以景侯之明擬議而後為
解而欲以口論除明文如此非但二社當是思惟景侯
之後解亦未易除也前被敇尚書召誥社于新邑唯一

太牢不二社之明義也按郊特牲曰社稷太牢必援一牢之文以明社之無二則稷無牲矣説者則曰舉社以明稷何獨不可舉一以明二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若有過而除之不若過而存之況存之有義而除之無據乎周禮封人掌設社壝無稷字今帝社無稷蓋出於此然國主社稷故經傳動稱社稷周禮王祭稷則絺冕此王社有稷之文也封人設壝之無稷字説者以為畧文從可知也謂宜仍舊立二社而加立帝社之稷時成粲議

稱景侯論太社不立京都欲破鄭氏學咸重表以為如粲之論景侯之解文以此壞大雅云乃立冢土毛公解曰冢土太社也景侯解詩即用此説禹貢惟土五色景侯解曰王者取五色土為太社封四方諸侯各割其方色王者覆四方也如此太社復為立京都也不知此論從何出而與解乖上違經記明文下壞景侯之解臣雖頑蔽少長學問不能默已謹復續上劉寔與咸同詔曰社實一神而相襲二位衆議不同何必改作其使仍舊

一如魏制至元帝建武元年又依洛京立二社一稷其太社之祝曰地德普施惠存無疆乃建太社保佑萬邦悠悠四海咸頼嘉祥其帝社之祝曰坤德厚載王畿是保乃建帝社以神地道明祝惟辰景福來造禮左宗廟右社稷歴代遵之故洛京社稷在廟之右而江左又然也吳時宮東門雩門疑吳社亦在宮東與其廟同所也宋仍舊無所改作

魏氏三祖皆親耕藉此則先農無廢享也其禮無異聞

宜從漢儀執事告祠以太牢晉武哀帝竝欲耤田而不遂儀注亦闕畧

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春親耕乃立先農壇於耤田中阡西陌南高四尺方二丈為四出陛陛廣五尺外加埒去阡陌各二十丈車駕未到司空大司農率太祝令及衆執事質明以一太牢告祠祭器用祭社稷器祠畢班餘胙於奉祠者舊典先農又常列於郊祭云

漢儀皇后親桑東郊苑中蠶室祭蠶神曰苑窳婦人寓

氏公主祠用少牢晉武帝太康九年楊皇后躬桑于西郊祀先蠶壇高一丈方二丈為四出陛陛廣五尺在採桑壇東南帷宮之外去帷宮十丈皇后未到太祝令質明以一太牢告祠謁者一人監祠畢徹饌班餘胙於從桑及奉祠者

魏文帝黄初二年六月庚子初禮五嶽四瀆咸秩羣祀瘞沈珪璋六年七月帝以舟軍入淮九月壬戌遣使者沈璧于淮禮也

魏明帝太和四年八月帝東廵遣使者以特牛祠中嶽禮也

魏元帝咸熙元年帝行幸長安遣使者以璧幣禮華山禮也

晉穆帝升平中何琦論修五嶽祠曰唐虞之制天子五載一廵狩省時之方柴燎五嶽望于山川徧于羣神故曰因名山升中于天所以昭告神祇饗報功德是以災厲不作而風雨寒暑以時降逮三代年數雖殊而其禮

不易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著在經記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及秦漢都西京涇渭長水雖不在祀典以近咸陽故盡得比大川之祠而正立之禮可以闕哉自永嘉之亂神州傾覆兹事替矣唯灊之天柱在王畧之内舊臺選百石吏卒以奉其職中興之際未有官守廬江郡常遣大吏兼假四時禱賽春釋寒而冬請冰咸和迄今已復墮替計今非典之祠可謂非一考其正名則淫昏之鬼推其糜費則四人之蠹而山川大神更爲簡

闕禮俗頹紊人神雜擾公私奔感漸以滋繁良由頃國家多難日不暇給草建廢滞事有未遑今元憝已殲宜修舊典嶽瀆之域風教所被來蘇之人咸蒙德澤而神祇禋祀未之或甄廵狩柴燎其廢尚矣崇明前典將俟皇輿北旋稽古憲章大釐制度其五嶽四瀆宜遵修之處但俎豆牲牢祝嘏文辭舊章靡記可令禮官作式歸諸誠簡以達明德馨香如斯而已其諸妖孽可俱依法令先去其甚俾邪正不瀆不見省

宋孝武帝大明七年六月丙辰有司奏詔奠祭霍山未
審應奉使何官用何牲饌進奠之日又用何器殿中郎
丘景先議修祀川嶽道光列代差秩珪璋義昭聯冊但
業曠中葉儀漏典文尋姬典事繼宗伯漢載持節侍祠
血祭霾沈經垂明範酒脯牢具悉有詳例又名山著珪
幣之異大冢有嘗禾之加山海祠霍山以太牢告玉此
準酌記傳其可言者也今皇風緬暢輝祀通嶽遐謂宜
使以太常持節牲以太牢之具羞用酒脯時穀禮以赤

璋纁幣又鬯人之職凡山川四方用脤則盛酒當以蠡
栝其餘器用無所取說按郊望山瀆以質表誠器尚陶
匏藉以茅席近可依準山川以兆宜為壇域參議景先
議為允令以兼太常持節奉使牲用太牢加以璋幣器
用陶匏時不復用脤宜同郊祀以爵獻凡肴饌種數一
依社祭為允詔可

晉武帝咸寧二年春久旱四月丁巳詔曰諸旱處廣加
祈請五月庚午始祈雨于社稷山川六月戊子獲澍雨

此雩禜舊典也

太康三年四月十年二月又如之是後修之至今

魏文帝黄初二年正月詔曰昔仲尼資大聖之才懐帝王之器當衰周之末無受命之運乃退考五代之禮修素王之事因魯史而制春秋就太師而正雅頌俾千載之後莫不采其文以述作仰其聖以成謀玆可謂命世大聖億載之師表者也以遭天下大亂百祀墮廢舊居之廟毁而不修褒成之後絶而莫繼闕里不聞講頌之

聲四時不覩烝嘗之位斯豈所謂崇化報功盛德百代必祀者哉其以議郎孔羡為宗聖侯邑百户奉孔子祀命魯郡修舊廟置百户吏卒以守衛之

晉武帝太始三年十一月改封宗聖侯孔震為奉聖亭侯又詔太學及魯國四時備三牲以祀孔子

明帝大寧三年詔給事奉聖亭侯孔亭四時祠孔子祭直如太始故事亭五代孫繼之博塞無度常以祭直顧進替慢不祀宋文帝元嘉八年有司奏奪爵至十九年

又授孔隱之兄子熙先謀逆又失爵二十八年更以孔
惠雲爲奉聖侯後有重疾失爵孝武大明二年又以孔
邁爲奉聖侯邁卒子莾嗣有辠失爵
魏齊王正始二年三月帝講論語通五年五月講尚書
通七年十二月講禮通竝使太常釋奠以太牢祀孔子
於辟雝以顔淵配
晉武帝太始七年皇太子講孝經通咸寧三年講詩通
太康三年講論語通元帝太興三年皇太子講論語通

太子並親釋奠以太牢祠孔子以顔淵配成帝咸康元年帝講詩通穆帝升平元年三月帝講孝經通孝武寧康三年七月帝講孝經通並釋奠如故事穆帝孝武並權以中堂為太學

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四月皇太子講孝經通釋奠國子學如晉故事

漢東海王恭薨明帝出幸津門亭發哀魏時會喪及使者弔祭用博士杜希議皆去玄冠加以布巾

魏武帝少時漢太尉橋玄獨先禮異焉故建安中遣使祠以太牢

文帝黄初六年十二月過梁郡又以太牢祠之黄初二年正月帝校獵至原陵遣使者以太牢祠漢世祖

宋文帝元嘉二十五年四月丙辰車駕行幸江寧經司徒劉穆之墓遣使致祭焉

孝武帝大明三年二月戊申行幸耤田經左光禄大夫袁湛墓遣使致祭

大明五年庚午車駕行幸經司空殷景仁墓遣使致祭

大明七年十一月南廵乙酉遣使祭晉司馬桓温征西將軍毛璩墓

劉禪景燿六年詔為丞相諸葛亮立廟於沔陽先是所居各請立廟不許百姓遂私祭之而言事者或以為可立於京師乃從人意皆不納步兵校尉習隆中書侍郎向允等言於禪曰昔周人懷邵伯之美甘棠為之不伐越王思范蠡之功鑄金以存其象自漢興以來小善小

德而圖形立廟者多矣况亮德範遐邇勲蓋季世興王室之不壞實斯人是賴而烝嘗止於私門廟象闕而莫立百姓巷祭戎夷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述追在昔也今若盡從人心則瀆而無典建之京師又逼宗廟此聖懷所以惟疑也愚以為宜因近其墓立之於沔陽使所屬以時賜祭凡其故臣欲奉祠者皆限至廟斷其私祀以崇正禮於是從之何承天曰周禮凡有功者祭於大烝故後代遵之以元勲配饗允等曾不是式禪又從之

並非禮也

漢時城陽國人以劉章有功於漢為之立祠青州諸郡轉相放效濟南尤盛至魏武帝為濟南相皆毀絶之及東大政普加除翦世之淫祀遂絶至文帝黄初五年十一月詔曰先王制祀所以昭孝事祖大則郊社其次宗廟三神五行名山川澤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叔代衰亂崇信巫史至乃宫殿之内户牖之間無不沃酹甚矣其惑也自今其敢設非禮之祭巫祝之言皆以執左道論

著于令明帝青龍元年又詔郡國山川不在祀典者勿祠

晉武帝太始元年十二月詔昔聖帝明王修五嶽四瀆名山川澤各有定制所以報陰陽之功而當幽明之道故也然以道莅天下者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也故史薦而無愧詞是以其人敬慎幽冥而淫祀不作末代信道不篤僭禮瀆神縱欲祈請曾不敬而遠之徒偷以其幸妖妄相扇舍正為邪故魏朝疾之其按舊禮具為之

制使功著於人者必有其報而妖淫之鬼不亂其間二年正月有司奏春分祠厲殃及禳祠詔曰不在祀典除之

宋武帝永初二年普禁淫祀由是蔣子文祠以下普皆毀絕孝武孝建初更修起蔣山祠所在山川漸皆修復明帝立九州廟於鷄籠山大聚羣神蔣侯宋代稍加爵位至相國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加殊禮鍾山王蘇侯驃騎大將軍四方諸神咸加爵秩

漢安帝元初四年詔曰月令仲秋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方今八月按比方時郡縣多不奉行雖有糜粥糠粃泥土相和半不可飲食按此詔漢時猶依月令施政事也

宋書卷十七

宋書卷十七考證

禮志四大明三年十一月乙丑朔○三年一本作二年辛亥雨有司行事此雖非人故蓋亦天硋也○硋與礙通

能平九土故土以為社○下土字當作祀文見禮記

宋書卷十七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書卷十八 九八

詳校官編修臣李 潢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學正臣徐立綱

校對官助教臣金學詩

謄録監生臣陳國遴

宋書卷十八

梁　沈約　撰

志第八

禮五

秦滅禮學事多違古漢初崇簡不存改作車服之儀多因秦舊至明帝始乃修復先典司馬彪輿服志詳之矣魏代唯作指南車其餘雖累有改易不足相變晉立服

制令辨定衆儀徐廣車服注畧明事昔並行於今者也故復敘列以通數代典事

上古聖人見轉蓬始為輪輪何可載因為輿任重致遠流運無極後代聖人觀北斗魁方杓曲攜龍角為帝車曲其輈以便駕系本云奚仲始作車案庖羲畫八卦而為大輿服牛乘馬以利天下奚仲乃夏之車正安得始造乎系本之言非也車服以庸著在唐典夏建旌旗以表貴賤周有六職百工居其一焉一器而羣工致其巧

車最居多明堂記曰鸞車有虞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殷有山車之瑞謂桑根車殷人制為大路禮緯曰山車垂句句曲也言不揉治而自曲也周之五路則有玉金象革木五者之飾備於考工記輿方法地蓋員象天輻以象日月二十八弓以象列宿玉金象者飾車諸末因為名也革者漆革木者漆木也玉路建大常以祀金路建大旂以賓象路建大赤以朝革路建大白以戎木路建大麾以田黑色夏所尚也秦閱三代之

車獨取殷制古曰桑根車秦曰金根車也漢氏因秦之
舊亦為乘輿所謂乘殷之路者也禮論輿駕議曰周則
玉輅最尊漢之金根亦周之玉路也漢制乘輿金根車
輪皆朱斑重轂兩轄飛軨轂外復有轂施轄其外復設
轄施銅貫其中東京賦曰重輪二轄疏轂飛軨飛軨以
赤油為之廣八寸長注地繫軸頭謂之飛軨也金塗薄
繆龍為輿倚較較在箱上㯰文畫蕃蕃箱也文虎伏軾
龍首銜軛鸞雀立衡㯰文畫輈翠羽蓋黄裏所謂黄屋

也金華施橑末建太常十二旒畫日月升龍駕六黑馬
施十二鸞金為叉髦插以翟尾又加氂牛尾大如斗置
左騑馬軛上所謂左纛輿也路如周玉路之制應劭漢
官鹵簿圖乘輿大駕則御鳳皇車以金根為副又五色
安車五色立車名五乘建龍旂駕四馬施八鸞餘如金
根之制猶周金路也其車各如方色所謂五時副車俗
謂為五帝車也江左則闕矣白馬者朱其鬣安車者坐
乘又有建華蓋九重甘泉鹵簿者道車五乘游車九乘

在乘輿車前又有象車最在前試橋道晉江左駕猶有之凡婦人車皆坐乘故周禮王后有安車而王無也漢制乘輿乃有之天子所御駕六其餘副車皆駕四案書稱朽索御六馬逸禮王度記曰天子駕六諸侯駕五卿駕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楚平王駕白馬梁惠王以安車駕三送淳于髡大夫之儀周禮四馬為乘毛詩天子至大夫同駕四士駕二袁盎諫漢文馳六飛魏時天子亦駕六晉先蠶儀皇后安車駕六以兩轅安車駕五為

副江左以來相承無六駕四而已宋孝武大明三年使尚書左丞荀萬秋造五路禮圖金路通赤旗無蓋改造依擬金根而赤漆檳畫玉飾諸末建青旂十有二旒駕玄馬四施羽葆蓋以祀郊以金根為金路建大青旂十有二旒駕玄馬四羽葆蓋以賔象革木路周官輿服志禮圖並不載其形叚並依擬玉路漆檳畫羽葆蓋象飾諸末建立赤旂十有二旒以視朝革路建赤旂十有二旒以即戎木路建赤麾以田象革駕玄木駕赤四馬舊

有大事法駕出五路各有所主不俱出也大明中始制五路俱出親耕耤田乘三蓋車一名芝車又名耕根車置耒耜於軾上戎車立乘夏曰鉤車殷曰寅車周曰元戎建牙麾邪注之載金鼓羽幢置甲弩於軾上

獵車輞轞輪畫繆龍繞之一名蹋猪車魏文帝改曰蹋

虎車

指南車其始周公所作以送荒外遠使地域平漫迷於東西造立此車使常知南北鬼谷子云鄭人取玉必載

司南爲其不惑也至於秦漢其制無聞後漢張衡始復創造漢末喪亂其器不存魏高堂隆秦朗皆博聞之士爭論於朝云無指南車記者虛說明帝青龍中令博士馬鈞更造之而車成晉亂復亡石虎使解飛姚興使令狐生又造焉安帝義熙十三年宋武帝平長安始得此車其制如鼓車設木人於車上舉手指南車雖回轉所指不移大駕鹵簿最先啓行此車戎狄所制機數不精雖曰指南多不審正回曲步驟猶須人功正之范陽人

祖沖之有巧思常謂宜更構造宋順帝升明末齊王為相命造之焉車成使撫軍丹陽尹王僧虔御史中丞劉休試之其制甚精百屈千回未嘗移變晉代又有指南舟索虜拓跋燾使工人郭善明造指南車彌年不就扶風人馬岳又造垂成善明酖殺之

記里車未詳所由來亦高祖定三秦所獲制如指南其上有鼓車行一里木人輒擊一槌大駕鹵簿以次指南

輦車周禮王后五路之卑者也后宮中從容所乘非王

車也漢制乘輿御之或使人輓或駕果下馬漢成帝欲與班婕妤同輦是也後漢陰就外戚驕貴亦輦井丹譏之曰昔桀乘人車豈此邪然則輦夏后氏末代所造也井丹譏陰就乘人而不云僭上豈貴臣亦得乘之乎未知何代去其輪傳玄子曰夏曰余車殷曰胡奴周曰輜車輜車即輦也魏晉御小出常乘馬亦多乘輿車輿車今之小輿

犢車輧車之流也漢諸侯貧者乃乘之其後轉見貴孫

權云車中八牛即犢車也江左御出又載儲偫之物漢代賤軺車而貴輜軿魏晉賤輜軿而貴軺車又有追鋒車去小車蓋加通幔如軺車而駕馬又以雲母飾犢車謂之雲母車臣下不得乘時以賜王公晉氏又有四望車今制亦存又漢制唯賈人不得乘馬車其餘皆乘之矣除吏赤蓋杠餘則青蓋杠云

周禮王后亦有五路重翟厭翟安車翟車輦車凡五也

漢制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法駕乘重翟羽蓋金根車

駕青交路青帷裳檴畫輈黃金塗五末蓋爪施金華駕三馬左右騑其法駕則紫罽軿車按字林軿車有衣蔽無後轅其有後轅者謂之輜軿劭漢官明帝永平七年光烈陰皇后葬魂車鸞路青羽蓋駕駟馬旂九斿前有方相鳳皇車大將軍妻參乘太僕妻御女騎夾轂此前漢舊制也

晉先蠶儀注皇后乘油畫雲母安車駕六騩馬騩淺黑色也油畫兩轅安車駕五騩馬為副公主油畫安車駕

三三夫人青交路安車駕三皆以紫絳罽軿車駕三為副九嬪世婦軿車駕二宮人輜車駕一王妃公侯特進夫人封君皂交路安車駕三

漢制貴人公主王妃封君油軿皆駕二右騑而已漢制太子皇子皆安車朱斑輪倚虎較伏鹿軾黑櫎文畫蕃青蓋金華施橑末黑櫎文畫轅金塗五末皇子為王錫以此乘故曰王青蓋車皆左右騑駕五斿斿九墍畫降龍皇孫乘綠車亦駕三魏晉之制太子及諸王皆駕四

晉元帝大興三年太子釋奠詔曰未有高車可乘安車高車即立乘車也公及列侯安車朱斑輪倚鹿較伏熊軾黑轓者謂之軒皂繒蓋駕二右騑王公旂八塗侯七塗卿五塗皆降龍公卿中二千石二千石郊陵法駕出皆大車立乘駕四後導從大車駕二右騑也出乘安車其去位致仕皆賜安車四馬中二千石皆皂蓋朱轓銅五末駕二右騑晉令王公之太子攝命治國者安車駕三旂七塗其侯太子五塗

傅暢故事三公安車駕三特進駕二卿一漢制公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夫人會廟及蠶各乘其夫之安車右騑加皂交路帷裳非公會則乘漆布輜軿銅五末晉武帝太康四年詔依漢故事給九卿朝車駕及安車各一乘傅暢故事尚書令軺車黑耳後戶僕射但後戶無耳中書監令如僕射

漢制乘輿御大駕公卿奉引太僕大將軍參乘備千乘萬騎屬車八十一乘古者諸侯貳車九乘秦滅九國兼

其車服故八十一乘也漢遵弗改漢都長安時祠天於
甘泉用之都洛陽上原陵又用之大喪又用之法駕則
河南尹洛陽令奉引奉車郎御侍中參乘屬車三十六
乘凡屬車皆皂蓋赤裏後漢祠天郊用法駕祠宗廟用
小駕小駕減損副車也前驅有九游雲罕皮軒鸞旗車
皆大夫載之鸞旗者編羽旄列繫幢傍也金鉦黄鉞黄
門鼓車乘輿之後有屬車尚書御史載之最後一車懸
豹尾豹尾以前比於省中每出警蹕清道建五旗太僕

奉駕條上鹵簿尚書郎侍御史令史皆執注以督整車騎所謂護駕也春秋上陵尤省於小駕直事尚書一人從其餘令史以下皆從行所謂先置也薛綜東京賦注以雲罕九游為旌旗別名亦不辨其形案魏命晉王建天子旌旗置旄頭雲罕是知雲罕非旌旗也徐廣車服注以為九游游車九乘雲罕疑是畢罕詩叙曰齊侯田獵畢弋百姓苦之畢罕大施遊獵遂為行飾乎潘岳籍田賦先叙五路九旗次言瓊鈒雲罕若罕為旗則岳不

應頻句於九旗之下又以其物匹鉞戟宜是今皁網明矣此說為得之皮軒以虎皮為軒也徐又引淮南子軍正執豹皮以制正其衆禮記前有士師則載虎皮乘輿豹尾亦其義類乎五旗者五色各一旗以木牛承其下徐又云木牛蓋取其負重而安穩也五旗纏竿即禮記德車結旌不盡飾也戎事乃散之又武車綏旌垂舒之也史臣案今結旌綏旌同而德車武車之所不建又木牛之義亦未灼然可曉又案周禮辨載法物莫不詳究

然無相風罼網旄頭之屬此非古制明矣何承天謂戰國並爭師旅數出懸烏之設務察風祲宜是秦矣晉武嘗問侍臣旄頭何義彭推對曰秦國有奇怪觸山截水無不崩潰唯畏旄頭故虎士服之則秦制也張華曰有是言而事不經臣謂壯士之怒髮踊衝冠義取於此摯虞決疑無所是非也徐爰曰彭張之說各言意義無所承據案天文畢昴之中謂之天街故車駕以罼罕前引畢方昴員因其象星經昴一名旄頭故使執之者冠皮

毛之冠也

輕車古之戰車也輪輿洞朱不巾不蓋建矛戟幢麾置

弩於軾上駕二射聲校尉司馬吏士載以次屬車

漢儀曰出稱警入稱蹕說者云車駕出則應稱警入則

應稱蹕也而今俱唱之史臣以為警者警戒也蹕者止

行也今從乘輿而出者並警戒以備非常也從外而入

乘輿相干者蹕而止之也董巴司馬彪云諸侯王遮迾

出入稱警設蹕

武剛車有巾有蓋在前為先驅又在輕車之後為殿也駕一史記衛青征匈奴以武剛車為營是也

漢制大行載轀輬車四輪其飾如金根加施組連璧交絡四角金龍首銜璧垂五采析羽流蘇前後雲氣畫帷裳據文畫曲蕃長與車等太僕御駕六白駱馬以黑藥灼其身為虎文謂之布施馬既下馬斥賣車藏城北祕宮今則馬不虎文不斥賣車則毀也自漢霍光晉安平齊王賈充王導謝安宋江夏王義恭以殊禮者皆大輅黄

屋載輼輬車

晉令曰乘傳出使遭喪以上即自表聞聽得白服乘騾車到副使攝事徐廣車服注傳聞騾車者犢車裝而馬車轅也又車無蓋者曰科車晉武帝時護軍將軍羊琇乘羊車司隸校尉劉毅奏彈之詔曰羊車雖無制猶非素者所服江左來無禁也

舊有充庭之制臨軒大會陳乘輿車輦旌鼓於殿庭張衡東京賦云龍路充庭鸞旗拂霓晉江左廢絶宋孝武

大明中修復

上古寢處皮毛未有制度後代聖人見鳥獸毛羽及其文章與草木華采之色因染絲縷以作衣裳為玄黃之服以法乾坤上下之儀觀鳥獸冠胡之形制冠冕纓緌之飾虞氏作繢采章彌文夏后崇約猶美黻冕咎繇陳謨則稱五服五章皆後王所不得異也周監二代典制詳密故弁師掌六冕司服掌六服設擬等差各有其序禮記冠義曰冠者禮之始事之重者也太古布冠齊則

緇之夏曰毋追殷曰章甫周曰委貌此皆三代常所闕

周之祭冕繅采備飾故夫子曰服周之冕以盡美稱之

至秦以戰國即天子位滅去古制郊祭之服皆以袀玄

至漢明帝始採周官禮記尚書諸儒說還備袞冕之服

魏明帝以公卿袞衣黼黻之文擬於至尊復損畧之晉

以來無改更也天子禮郊廟則黑介幘平冕今所謂平

頂冠也皂表朱綠裏廣七寸長尺二寸垂珠十二旒以

組為纓衣皂上絳下前三幅後四幅衣畫而裳繡為日

月星辰山龍華蟲藻火粉米黼黻之象凡十二章也素帶廣四寸朱裏以朱緑裨飾其側中衣以絳緣其領袖赤皮蔽膝蔽膝古之韍也絳袴絳襪赤舄未元服者空頂介幘其釋奠先聖則皂紗裙絳中衣絳袴袜黒舄其臨軒亦衮冕也其朝服通天冠高九寸金博山顔黒介幘絳紗裙皂緣中衣其拜陵黒介幘𥿍單衣其雜服有青赤黄白緗黒色介幘五色紗裙五梁進賢冠逺遊冠平上幘武冠其素服白帢單衣漢儀立秋日獵服緗幘

晉哀帝初博士曹弘之等議立秋御讀令不應緗幘求
改用素詔從之宋文帝元嘉六年奉朝請徐道娛表不
應素幘詔門下詳議帝執宜如舊遂不改
進賢冠前高七寸後高三寸長八寸梁數隨貴賤古之
緇布冠也文儒者之所服上公卿初祭於郊廟皆平冕
王公八旒卿七旒以組為纓色如其綬王公衣山龍以
下九章也卿衣華蟲以下七章也行鄉射禮則公卿委
貌冠以皂絹為之形如覆杯與皮弁同制長七寸高四

寸衣黑而裳素其中衣以皂縁領袖其執事之人皮弁以鹿皮為之

武冠昔惠文冠本趙服也一名大冠凡侍臣則加貂蟬應劭漢官曰說者以金取堅剛百鍊不耗蟬居高食絜口在腋下貂内勁悍而外温潤此因物生義非其實也其實趙武靈王變胡而秦滅趙以其君冠賜侍臣故秦漢以來侍臣有貂蟬也徐廣車服注稱其意曰北土寒涼本以貂皮暖額附施於冠因遂變成首飾乎侍中左

貂常侍右貂

法冠本楚服也一名柱後一名獬豸說者云獬豸獸知曲直以角觸不正者也秦滅楚以其君冠賜法官

謁者高山冠本齊服也一名側注冠秦滅齊以其君冠賜謁者魏明帝以其形似通天遠遊乃毀變之

樊噲冠廣九寸制似平冕殿門衛士服之漢將樊噲常持鐵楯䳻門之會項羽欲害漢王乃裂裳以苞楯戴入見羽漢承秦制冠有十三種魏晉以來不盡施用今志

其施用者也

幘者古賤人不冠者之服也漢元帝額有壯髮始引幘服之王莽頂禿又加其屋也漢注曰冠進賢者宜長耳今介幘也冠惠文者宜短耳今平上幘也知時各隨所宜後遂因冠為別介幘服文吏平上服武官也童子幘無屋者示未成人也又有納言幘後收又一重方三寸又有赤幘騎吏武吏乘輿鼓吹所服救日蝕文武官皆免冠著赤幘對朝服示威武也宋乘輿鼓吹黑幘武冠

漢制祀事五郊天子與執事所服各如方色百官不執事者自服常服以從常服絳衣也

魏祕書監秦靜曰漢氏承秦改六冕之制但玄冠絳衣而已晉名曰五時朝服有四時朝服又有朝服

凡兵事總謂之戎尚書云一戎衣而天下定周禮革路以即戎又曰兵事韋弁服以韎韋為弁又以為衣裳春秋左傳戎服將事又云晉郤至衣韎韋之跗注先儒云韎絳色今時伍伯衣說者云五霸兵戰猶有緌緌冠纓

漫胡則戎服非袴褶之制未詳所起近代車駕親戎中外戒嚴之服無定色冠黑帽綴紫褾褾以繒為之長四寸廣一寸腰有絡帶以代鞶革中官紫褾外官絳褾又有纂嚴戎服而六緌褾行留文武悉同其畋獵巡幸則唯從官戎服帶鞶革文官不下纓武官脫冠宋文帝元嘉中巡幸蒐狩皆如之救宮廟水火亦如之

漢制太后入廟祭神服紺上皂下親蠶青上縹下皆深衣深衣即單衣也首飾剪氂幗

漢制皇后謁廟服紺上皂下親蠶青上縹下首飾假髻
步搖八雀九華加以翡翠晉先蠶儀注皇后十二鏌步
搖大手髻衣純青之衣帶綬佩今皇后謁廟服袿襹大
衣謂之褘衣公主三夫人大手髻七鏌蔽髻九嬪及公
夫人五鏌世婦三鏌公主會見大手髻其長公主得有
步搖公主封君以上皆帶綬以采為緄帶各如其綬色
公特進列侯夫人卿校世婦二千石命婦年長者紺繒
佐祭則皂絹上下助蠶則青絹上下自皇后至二千石

命婦皆以蠶衣為朝服

劉向曰古者天子至于士王后至于命婦必佩玉尊卑各有其制禮記曰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侯山玄玉而朱組綬卿大夫水蒼玉而緇組綬士佩瓀玟而緼組綬緼赤黄色綬者所貫佩相承受也上下施韍如蔽膝貴賤亦各有殊五霸之後戰兵不息佩非兵器韍非戰儀於是解去佩韍留其繫襚而已秦乃以采組連結於襚轉相結受謂之綬漢承用之至明帝始復制佩而漢

末又亡絶魏侍中王粲識其形乃復造焉今之佩綬所制也皇后至命婦所佩古制不存今與外同制秦組綬仍又施之

漢制自天子至于百官無不佩刀司馬彪志具有其制漢高祖為泗水亭長拔劒斬白蛇雋不疑云劒者君子武備張衡東京賦紆黄組腰干將然則自人君至士人又帶劒也自晉代以來始以木劒代刃劒

乘輿六璽秦制也漢舊儀曰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

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此則漢遵秦也初高祖入關得秦始皇藍田玉璽螭虎紐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高祖佩之後代名曰傳國璽與斬白蛇劒俱為乘輿所寶傳國璽魏晉至今不廢斬白蛇劒晉惠帝武庫火燒之今亡晉懷帝没胡傳國璽没於劉聰後又屬石勒及石勒弟石虎死胡亂晉穆帝代乃還天府虞喜志林曰傳國璽自在六璽之外天子凡七璽也漢注曰璽印也自秦以前臣下皆以金玉為印龍虎紐唯所

好秦以來以璽為稱又獨以玉臣下莫得用漢制皇帝黄赤綬四采黄赤縹紺皇后金璽綬亦如之於禮士綬之色如此後代變古也吴無刻玉工以金為璽孫皓造金璽六枚是也又有麟鳳龜龍璽馳馬鴨頭雜印今代則闕也

皇太子金璽龜紐纁朱綬四采赤黄縹紺給五時朝服遠遊冠亦有三梁進賢冠佩瑜玉

諸王金璽龜紐纁朱綬四采赤黄縹紺給五時朝服遠

遊冠亦有三梁進賢冠佩山玄玉
郡公金章玄朱綬給五時朝服進賢三梁冠佩山玄玉
太宰太傅太保丞相司徒司空金章紫綬給五時朝服
進賢三梁冠佩山玄玉相國則緑綟綬三采緑紫紺綟
草名也其色緑大司馬大將軍太尉凡將軍位從公者
金章紫綬給五時朝服武冠佩山玄玉郡侯金章青朱
綬給五時朝服進賢三梁冠佩水蒼玉
驃騎車騎將軍凡諸將軍加大者征鎮安平中軍鎮軍

撫軍前左右後將軍征虜冠軍輔國龍驤將軍金章紫

綬給五時朝服武冠水蒼玉

貴嬪夫人貴人金章文曰貴嬪夫人貴人之章紫綬佩

于寘玉

淑妃淑媛淑儀修華修容修儀婕妤容華充華銀印文

曰淑妃淑媛淑儀修華修容修儀婕妤容華充華之印

青綬佩五采瓀玉

皇太子妃金璽龜紐纁朱綬佩瑜玉

諸王太妃諸長公主公主封君金印紫綬佩山玄玉

諸王太子金印紫綬五時朝服進賢兩梁冠佩山玄玉

郡公侯太夫人銀印青綬佩水蒼玉

郡公侯太子銀印青綬給五時朝服進賢兩梁冠佩水蒼玉

侍中散騎常侍及中常侍給五時朝服武冠貂蟬侍中左右常侍皆佩水蒼玉

尚書令僕射銅印墨綬給五時朝服納言幘進賢兩梁

冠佩水蒼玉
尚書給五時朝服納言幘進賢兩梁冠佩水蒼玉
中書監令祕書監銅印墨綬給五時朝服進賢兩梁
冠佩水蒼玉
光祿大夫卿尹太子保傅大長秋太子詹事銀章青綬
給五時朝服進賢兩梁冠佩水蒼玉
衛尉則武冠衛尉江左不置宋孝武孝建初始置不檢
晉服制止以九卿皆文冠及進賢兩梁冠非舊也

司隸校尉武尉左右衛中堅中壘驍騎遊擊前軍左軍右軍後軍寧朔建威振威奮威揚威廣威建武振武奮武揚武廣武左右積弩彊弩諸將軍監軍銀章青綬給五時朝服武冠佩水蒼玉

領軍護軍城門五營校尉東南西北中郎將銀印青綬給五時朝服武冠佩水蒼玉

縣鄉亭侯金印紫綬朝服進賢三梁冠

鷹揚折衝輕車揚烈威遠寧遠虎威材官伏波淩江諸

將軍銀章青綬給五時朝服武冠

奮武護軍安夷撫軍護軍軍州郡國都尉奉車駙馬騎都尉諸護軍將兵助郡都尉水衡典虞牧官典牧都尉度支中郎將校尉都尉司監都尉材官校尉王國中尉宜和伊吾都尉監淮南津都尉銀印青綬五時朝服武冠

州刺史銅印墨綬給絳朝服進賢兩梁冠

御史中丞都水使者銅印墨綬給五時朝服進賢兩梁

冠佩水蒼玉
謁者僕射銅印墨綬給四時朝服高山冠佩水蒼玉
諸軍司馬銀章青綬朝服武冠
給事中黄門侍郎散騎侍郎太子中庶子庶子給五時
朝服武冠
中書侍郎給五時朝服進賢一梁冠
宂從僕射太子衛率銅印墨綬給五時朝服武冠
虎賁中郎將羽林監銅印墨綬給四時朝服武冠其在

陛列及備鹵簿鶡尾絳紗縠單衣鶡鳥似雞出上黨為
鳥彊猛鬬不死不止復著鶡尾
北軍中候殿中監銅印墨綬給四時朝服武冠
護匈奴中郎將護羌夷戎蠻越烏丸西域戊已校尉銅
印青綬朝服武冠
郡國太守相内史銀章青綬朝服進賢兩梁冠江左止
單衣幘其加中二千石者依卿尹
牙門將銀章青綬朝服武冠

騎都督守銀印青綬朝服武冠

尚書左右丞祕書丞銅印黄綬朝服進賢一梁冠

尚書祕書郎太子中舍人洗馬舍人朝服進賢一梁冠

黄沙治書侍御史銀印墨綬朝服法冠

侍御史朝服法冠

關内關中名號侯金印紫綬朝服進賢兩梁冠

諸博士給皂朝服進賢兩梁冠佩水蒼玉

公府長史諸卿尹丞諸縣署令秩千石者銅印墨綬朝

服進賢兩梁冠江左公府長史無朝服縣令止單衣幘

宋後廢帝元徽四年司徒右長史王儉議公府長史應服朝服曰春秋國語云貌者情之華服者心之文嚴郕盛禮衣冠為大是故軍國異容内外殊序而自頃承用每有乖違府職掌人敎四方是則臣居毗佐志在當官永言先典載懷夕惕按晉令公府長史官品第六銅印墨綬朝服進賢兩梁冠掾屬官品第七朝服進賢一梁冠晉官表注亦與令同而今長史掾屬但著朱服而已

此則公違明文積習成謬謂宜依舊制長史兩梁冠掾屬一梁冠並同備朝服中單韋舄率由舊章若所上蒙允并請班司徒二府及諸儀同三府通為永準又尋舊事司徒公府領步兵者職僚悉同降朝不領兵者主簿祭酒中單韋舄並備令史以下唯著玄衣今府既開公謹遵此制其或有署臺位者玄服為宜按令稱諸有兼官皆從重官之例尋內官為重其署臺位者悉宜著位之服不在玄服之例若署諸卿寺位兼府職者雖三品

而卿寺為卑則宜依公府玄衣之制服章事重禮儀所先請臺詳服議曹郎中沈俣之議曰制珪象德損替因時裁服象功施用隨代車旗變於商周冠佩革於秦漢豈必殊代襲容改尚沿物哉夫邉貂假幸侍之首賤幘登尊極之顏一適時用便隆後制況朱裳以朝緬傾百祀韋舄不加浩然惟舊服為定章事成永則其儉之所東會非古訓青素相因代有損盈何事棄盛宋之興法追往晉之績典變改空煩謂不宜革儉又上議曰自頃

服章多闕有違前準近議依令文祓報不宜改革又稱左丞劉議按令文凡有朝服今多闕亡然則文存服損非唯銓佐用捨既久即為舊章如下官伏尋皇宋受終每因晉舊制律令條章同規在昔若事有宜必合懲改則當上關詔書下由朝議縣諸日月垂則後昆豈得因外府之乖謬以為盛宋之興典用晉氏之律令而謂其儀為積法哉順違從失非所望於高議申明舊典何改革之可論又左丞引令史之闕服以為銓佐之明比夫

名位不同禮數異等令史從省或有權宜達官簡略為
失彌重又主簿祭酒備服於王庭長史掾屬朱衣以就
列於是倫比自成矛盾此而可忍孰不可安將引令以
遵舊臺據失以為例研詳符旨良所未譬當官而行何
彊之有制令昭然守以無二俁之又議雲火從物沿損
異儀帝樂五殊王禮三變豈獨大宋造命必咸仍於晉
舊哉夫宗社疑文庭廟闕典或上降制書下協朝議何
乃鉉府佐屬裳黻稍改白虎之詔斷宣室之疇咨乎又

許令史之從省咎違官之簡略律𥁞可遵固無辨於貴賤規若必等亦何闗於權宜一用一舍彌增其滯且佐非章紱之職吏本朝服之官凡在班列罔不如一此蓋前令違而遂改今制允而長用也爵異服殊寧會矛盾之譬討論疑制焉取彊弱之辨府執既草之餘文臺振永行之成典良有期於無固非所望於行迷參詳並同

儉議遂寢

諸軍長史諸卿尹丞獄丞太子保傅詹事丞郡國太守

相內史丞長史諸縣署令長相關谷長王公侯諸署令長司理治書公主家僕銅印墨綬朝服進賢一梁冠江左太子保傅卿尹詹事丞邑朝服郡丞縣令長止單衣幘

公車司馬太史太醫太官御府內省令太子諸署令僕門大夫陵令銅印墨綬朝服進賢一梁冠太子率更家令僕銅印墨綬給五時朝服進賢兩梁冠

黄門諸署令僕長銅印墨綬四時朝服進賢一梁冠

黄門宂從僕射監太子寺人監銅印墨綬給四時朝服武冠

公府司馬諸軍城門五營校尉司馬護匈奴中郎將護羌戎夷蠻越烏丸戊巳校尉長史司馬銅印墨綬朝服武冠江左公府司馬無朝服餘止單衣幘

廷尉正監平銅印墨綬給皂零辟朝服法冠

王郡公侯郎中令大農銅印青綬朝服進賢兩梁冠

北軍中候丞銅印黄綬朝服進賢一梁冠

太子常從虎賁督督校督司馬虎賁督銅印墨綬朝服

武冠

殿中將軍銀章青綬四時朝服武冠宋末不復給章綬

水衡典虞牧官典牧材官州郡國都尉司馬銅印墨綬

朝服武冠

諸謁者朝服高山冠

門下中書通事舍人令史門下主事令史給四時朝服

武冠

尚書典事都水使者參事散騎集書中書尚書令史門下散騎中書尚書令史錄尚書中書監令僕省事史祕書著作治書主書主圖主譜令史蘭臺殿中蘭臺謁者都水使者令史書令史朝服進賢一梁冠江左凡令史

無朝服

節騎郎朝服武冠其在陛列及備鹵簿著鶡尾絳紗縠

單衣

殿中中郎將校尉都尉黃門中郎將校尉殿中太醫校

尉都尉銀印青綬四時朝服武冠

關外侯銀印青綬朝服進賢兩梁冠

左右都候閶闔司馬城門候銅印墨綬朝服武冠

王郡公侯中尉銅印墨綬朝服武冠

部曲督護司馬史部曲將銅印朝服武冠司馬史假墨

綬

太中中散諫議大夫議郎郎中舍人朝服進賢一梁冠

秩千石者兩梁

城門令史朝服武冠江左凡令史無朝服
諸門僕射佐史東宫門吏皂零辟朝服僕射東宫門吏
卻非冠佐史進賢冠
宫内游徼亭長皂零辟朝服武冠
太醫校尉都尉總章協律中郎將校尉都尉銀印青綬
朝服武冠
小黄門給四時朝服武冠
黄門謁者給四時朝服進賢一梁冠朝賀通謁時著高

山冠
黃門諸署史給四時朝服武冠
中黃門黃門諸署從官寺人給四時科單衣武冠
殿中司馬及守陵者殿中太醫司馬銅印墨綬給四時
朝服武冠
太醫司馬銅印朝服武冠
總章監鼓吹監司律司馬銅印墨綬朝服鼓吹監總章
協律司馬武冠總章監司律司馬進賢一梁冠

諸縣署丞太子諸署丞王公侯諸署及公主家丞銅印
黄綬朝服進賢一梁冠
太醫丞銅印朝服進賢一梁冠
黄門諸署丞銅印黄綬給四時朝服進賢一梁冠
黄門稱長園監銅印黄綬給四時朝服武冠
諸縣尉關谷塞護道尉銅印黄綬朝服武冠江左止單
衣幘
洛陽鄉有秩十銅印青綬朝服進賢一梁冠

宣威將軍以下至裨將軍銅印朝服武冠其以此官為刺史郡守若萬人司馬虎賁督以上及司馬史者皆假青綬

平虜武猛中郎將尉都尉銀印朝服武冠其以此官為千人司馬虎賁督以上及司馬史者皆假青綬

別部司馬軍假司馬銀印朝服武冠

圖像都匠行水中郎將校尉都尉銀印青綬朝服武冠

若非以工伎巧能特加此官者羽林長郎佩武猛都尉

以上印者假青綬別部司馬以下假墨綬朝服武冠其長郎壯士武弁冠在陛列及鹵簿服絳縠單衣

陛下甲僕射主事吏將騎廷上五牛旗假使虎賁在陛列及備鹵簿服錦文衣武冠鶡尾陛長假銅印墨綬㫌頭

羽林在陛列及備鹵簿服絳科單衣上著韋畫要襦假㫌頭

舉輦跡禽前驅由基彊弩司馬守陵虎賁佩武猛都尉

以上印者假青綬別部司馬以下假墨綬守陵虎賁給
絳科單衣武冠
殿中宂從虎賁殿中虎賁及守陵者持鈒戟宂從虎賁
佩武猛都尉以下印者假青綬別部司馬以下假墨綬
絳科單衣武冠
持椎斧武騎虎賁五騎傳詔虎賁殿中羽林及守陵者
太官尚食虎賁稱飯宰人諸宮尚食虎賁佩武猛都尉
以上印者假青綬別部司馬以下假墨綬給絳構武冠

其在陛列及備鹵簿五騎虎賁服錦文衣鶡尾宰人服離支衣

黄門鼓吹及釘官僕射黄門鼓吹史主事諸官鼓吹尚書廊下都坐門下守閤殿中威儀騶虎賁常直殿黄雲龍門者門下左右部虎賁羽林騶給傳事者諸導騶門下中書守閤給絳構武冠南書門下虎賁羽林騶蘭臺五曹節藏射廊下守閤威儀發符騶都水使者黄沙廊下守閤謁者錄事威儀騶河隄謁者騶諸官謁者騶絳

褠武冠給其衣服自如故事大誰士皂科單衣樊噲冠
衛士墨布褠却敵冠凡此前衆職江左多不備又多闕
朝服諸應給朝服佩玉而不在京都者朝服非護烏丸
羌夷戎蠻諸校尉以上及刺史西域戊巳校尉皆不給
佩玉其來朝會權時假給會罷輸還凡應朝服者而官
不給聽自具之諸假印綬而官不給鞶囊者得自具作
其但假印不假綬者不得佩綬
鞶古制也漢代著鞶囊者側在腰間或謂之傍囊或謂

之綬囊然則以此囊盛綬也或盛或散各有其時乎

朝服一具冠幘各一絳緋袍皂緣中單衣領袖各一領

革帶袷袴各一舄袜各一量簪導飾自副四時朝服者

加絳絹黄緋青緋皂緋袍單衣各一領五時朝服者加

給白絹袍單衣一領

諸受朝服單衣七丈二尺科單衣及褠五丈二尺中衣

絹五丈緣皂一丈八尺領袖練一匹一尺絹七尺五寸

給袴練一丈四尺縑二丈袜布三尺單衣及褠袷帶縑

各一段長七尺江左止給絹各有差宋元嘉末斷不復給至今山鹿䋾柱䋾白䋾施毛狐白領黄豹斑白鼲子渠㹫裘步摇八鏌蔽結多服蟬明中櫂白又諸織成衣帽錦帳純金銀罽雲母從廣一寸以上物者皆為禁物諸在官品令第二品以上其非禁物皆得服之第三品以下加不得服三鏌以上蔽結爵叉假真珠翡翠校飾纓佩雜采衣袿文綺齊繡黼黻鑷離袿袍第六品以下加不得服金鏌綾錦錦繡七緣綺貂䋾裘金叉鐶鉺及以

金校飾罽物張絳帳第八品以下加不得服羅紈綺縠雜色真文騎士卒百工人加不得服大絳紫襈假結真珠璫珥犀瑇瑁越疊以銀飾罽物張帳乘犢車履色無過綠青白奴婢衣食客加不得服白幘蒨絳金黃銀叉鐶鈴鑷鉗履色無過純青諸去官及罷卒不祿物故家人所服皆得從故官之例諸王皆不得私作禁物及罽碧校鞍珠玉金銀錯刻鏤彫飾無用之物

天子坐漆牀居朱屋史臣按左傳丹桓宮之楹何休注

公羊亦有朱屋以居所從來久矣漆牀亦當是漢代舊儀而漢儀不載尋所以必朱必漆者其理有可言焉夫珍木嘉樹其品非一莫不植根深岨致之未易藉地廣之資因人多之力則役苦費深為敝滋重是以上古聖王采椽不斲斲之則懼刻桷彫楹莫知其限也哲人縣鑑徵遠杜漸防萌知采椽不愜後代之心不斲不為將來之用故加朱施漆以傳厥後散木凡材皆可入用遠探幽旨將在斯乎

殿屋之為員淵方井兼植荷華者以厭火祥也古者貴賤皆執笏其有事則搢之於腰帶所謂搢紳之士者搢笏而埀紳帶也紳埀三尺笏者有事則書之故常簪筆今之白筆是其遺象三臺五省二品文官簪之王公侯伯子男卿尹及武冠不簪加内侍位者乃簪之手板則古笏矣尚書令僕射尚書手板頭復有白筆以紫皮裹之名笏朝服肩上有紫生袷囊綴之朝服外俗呼曰紫荷或云漢代以盛奏事負荷以行未詳也

魏文帝黃初三年詔賜漢太尉楊彪几杖待以客禮延請之日使挾杖入朝又令著鹿皮冠彪辭讓不聽乃使服布單衣皮弁以見傅玄子曰漢末王公名士多委王服以幅巾為雅是以袁紹崔鈞之徒雖為將帥皆著縑巾

魏武以天下凶荒資財乏匱擬古皮弁裁縑帛以為帢合乎簡易隨時之義以色別其貴賤本施軍飾非為國容也徐爰曰俗說帢本未有歧荀文若巾之行觸樹枝

成歧謂之為善因而弗改通以為慶弔服巾以葛為之形如帢而橫著之古尊卑共服也故漢末妖賊以黄為巾時謂之黄巾賊今國子太學生冠之服單衣以為朝服執一卷經以代手板居士野人皆服巾焉

徐爰曰幘名猶冠也義取於蒙覆其首其本纚也古者有冠無幘冠下有纚以繒為之後世施幘於冠因裁纚為幘自乘輿宴居下至庶人無爵者皆服之史臣案晉成帝咸和九年制聽尚書八座丞郎門下三省侍郎乘

車白帢低幘出入掖門又二宮直宮著烏紗帢然則士人宴居皆著帢矣而江左時野人已著帽士人亦往往而然但其頂員耳後乃高其屋云

古者人君有朝服有祭服有宴服有弔服弔服皮弁疑衰今以單衣黑幘為宴會服拜陵亦如之以單衣帢為弔服修敬尊秩亦服之也單衣古之深衣也今單衣裁製與深衣同唯絹帶為異深衣絹帽以居喪單衣素帢以施吉

晉武帝太始三年詔太宰安平王孚服侍中之服賜大司馬義陽王望袞冕之服四年又詔趙樂安燕王服散騎常侍之服十年賜彭城王袞冕之服

偽楚桓玄將篡亦加安帝母弟太宰琅邪王袞冕服宋興以來王公貴臣加侍中散騎常侍乃得服貂璫也宋孝武孝建元年丞相南郡王義宣二年雝州刺史武昌王渾又有異圖世祖嫌侯王彊盛欲加減削其年十月己未大司馬江夏王義恭驃騎大將軍竟陵王誕表改

革諸王車服制度凡九條表在義恭傳上因諷有司更增廣條目奏曰車服以庸虞書茂典名器慎假春秋明誡是以尚方所制禁嚴漢律諸侯竊服雖親必辠自頃以來下僭彌盛器服裝飾樂舞音容通于王公達于衆庶上下無辨人志靡一今表之所陳寔允禮度九條之格猶有未盡謹共附益凡二十四條聽事不得南向坐施帳并帤蕃國官正冬不得跣登國殿及夾侍國師傅令及油戟公主王妃傳令不得朱服輿不得重杠鄣扇

不得雉尾劒不得鹿盧形槊毦不得孔雀白鷺夾轂隊不得絳襖平乘誕馬不得過二匹胡伎不得綵衣舞伎正冬著褂衣不得莊面蔽花正冬會不得鐸舞杯柈舞長蹻伎趫舒丸劒博山伎緣大橦伎五案伎自非正冬會奏舞曲不得舞諸妃主不得著衮帶信幡非臺省官悉用絳郡縣内史相及封内官長於其封君既非在三罷官則不復追敬不合稱臣正宜上下官敬而已諸鎮常行車前後不得過六隊白直夾轂不在其限刀不得

過銅爲裝諸王女封縣主諸王子孫襲封王王之妃及封侯者夫人行並不得鹵簿諸王子繼體爲王者婚姻吉凶悉依諸國公侯之禮不得同皇帝皇子車輿不得油幢軺車不在其限平乘舫皆平兩頭作露平形不得擬像龍舟悉不得朱油帳鏻不得作五花及豎筍形若先有罷物者悉輸送臺藏書到後二十日期若有竊玩犯禁者及統司無舉糾並臨時議罪詔可

車前五百者卿行旅從五百人爲一旅漢氏一統故去

其人留其名也

宋孝武孝建二年十一月乙巳有司奏侍中祭酒何偃議自今臨軒乘輿法服𥳑華蓋登殿宜依廟齋以夾御侍中常侍夾扶上殿及應為王公興又夾扶畢還本位求詳議曹郎中徐爰參議宜如省所稱以為永准詔可

孝建三年五月壬戌有司奏案漢胡廣蔡邕並云古者諸侯貳車九乘秦滅六國兼其車服故王者大駕屬車八十一乘尚書御史乘之最後一車懸豹尾法駕則三

十六乘檢晉江左遠至于今乘輿出行副車相承五乘尚書令建平王宏參議八十一乘義兼九國三十六乘無所准憑不出經典自邕廣傳說又是從官所乘非帝者副車正數江左五乘儉不中禮案周官云上公九命貳車九乘侯伯七命車七乘子男五命車五乘然則帝王十二乘詔可

大明元年九月丁未朔有司奏未有皇太后出行副車定數下禮官議正博士王燮之議周禮后六服五路之

數悉與王同則副車之制不應獨異又記云古者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鄭注云后象王立六宮而居之亦正寢一燕寢五推所立每與王同禮無降亦明矣皇太后既禮均至極彌不應殊謂並應同十二乘通關為允

詔可

大明四年正月戊辰尚書左丞荀萬秋奏藉田儀注皇

帝冠通天冠朱紘青介幘衣青紗袍侍中陪乘奉車郎秉轡案漢輿服志曰通天冠乘輿常服也若斯豈可以常服降千畝邪禮記曰昔者天子為藉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耜鄭玄注周官司服與服同冕尊故也時服雖變冕制不改又潘岳藉田賦云常伯陪乘太僕秉轡推此輿駕藉田宜冠冕璪十二旒朱紘黑介幘衣青紗袍常伯陪乘太僕秉轡宜改儀注一遵二禮以為定儀詔可

大明四年正月己卯有司奏南郊親奉儀注皇帝初著平天冠火龍黼黻之服還變通天冠絳紗袍廟祠親奉舊儀皇帝初服與郊不異而還變著黑介幘單衣即事乖體謂宜同郊還亦變著通天冠絳紗袍又舊儀乘金根車今五路既備依禮玉路以祀亦宜改金根車為玉路詔可

大明六年八月壬戌有司奏漢注儀大駕鹵簿公卿奉引大將軍參乘太僕卿御法駕侍中參乘奉車郎御晉

氏江左大駕未立故郊祀用法駕宗廟以小駕至於儀服二駕不異拜陵御服單衣幘百官陪從朱衣而已亦謂之小駕名實乖舛考尋前記大駕上陵北郊周禮宗廟於昊天有降宜以大駕郊祀法駕祠廟小駕上陵如為從序今改祠廟為法駕鹵薄其軍幢多少臨時配之至尊乘玉路以金路象路革路木路小輦輪御軺衣書等車為副其餘並如常儀詔可

大明七年二月甲寅輿駕巡南豫兖二州冕服御玉路

辭二廟改服通天冠御木路建大麾備春蒐之典

明帝泰始四年五月甲戌尚書令建安王休仁參議天子之子與士齒讓達於辟雝無生而貴者也既命而尊禮同上公周制五等車服相涉公降王者一等而已王以金路賜同姓諸侯象及革木以賜異姓侯伯在朝卿士亦準斯禮按如此制則東宮應乘金路自晉武過江禮儀疏舛王公以下車服卑雜唯有東宮禮秩崇異上次辰極下絶侯王而皇太子乘石山安車義不見經事

無所出禮所謂金玉路者正以金玉飾輅諸末耳左右前後同以漆畫奏改周輅制為金根通以金薄周匝四面漢魏二晉因循莫改逮于大明始備五輅金玉二制並類金根造次瞻覩殆無差別若錫之東儲於禮嫌重非所以崇峻陛級表示等威且春秋之義降下以兩臣子之義且從謙約謂東宮車服宜降天子二等驂駕四馬乘象輅降龍碧旂九葉進不斥尊退不逼下沿古酌時於禮為衷詔可

泰始四年八月甲寅詔曰車服之飾象數是遵故盛皇留範列聖垂制朕近改定五路酌古代今修成六服沿時變禮所施之事各有條叙更可付外載之典章朕以大冕純玉繅玄衣黄裳乘玉輅郊祀天宗祀明堂又以法冕五綵繅玄衣絳裳乘金路祀太廟元正大會諸侯又以飾冠冕四綵繅紫衣紅裳乘象輅小會宴饗餞送諸侯臨軒會王公又以黼冕三綵繅朱衣裳乘草路征伐不賓講武校獵又以宏冕二綵繒青衣裳乘木路耕

稼饗國子又以通天冠朱紗袍為聽政之服

泰始六年正月戊辰有司奏被敕皇太子正朝駕合著衮冕九章衣不儀曹郎丘仲起議案周禮公自衮冕以下鄭注衮冕以至卿大夫之玄冕皆其朝聘天子之服也伏尋古之上公尚得服衮以朝皇太子以儲副之尊率土瞻仰愚謂宜式遵盛典服衮冕九旒以朝賀兼左丞陸澄議服冕以朝實著經典秦除六冕之制至漢明帝始與諸儒還備古章自魏晉以來宗廟行禮之外不

欲令臣下服衮冕故位公者每加侍官今皇太子承乾作副禮絶羣后宜遵聖王之盛典革近代之陋制臣等參議依禮皇太子元正朝賀應服衮冕九章衣以仲起議為允撰載儀注詔可

後廢帝即位尊所生陳貴妃為皇太妃輿服一如晉孝武太妃故事唯省五牛旗及赤旂

宋書卷十八

宋書卷十八考證

禮志五皇子為王錫以此乘故曰王青蓋車○故曰下王字監本訛五今改正

古者貴賤皆執笏其有事則搢之於腰帶○諸本皆連上文此當另為一條

又二宮直宮著烏紗幘○直宮一本作直官者是

宋書卷十八考證